

★ 暖闻速递

再见了，苦咸水

■孙建国 何东

清晨，戈壁滩上寒风刺骨。内蒙古边防最西端的清河哨所，官兵们有条不紊地做着出勤前的准备。哨长陈雷叮嘱战友，把水壶里灌满烧开的净化水，随后才带着分队出发。

陈雷说：“我们这次徒步巡逻，来回要走10多公里。每人带上一壶热水，一路都暖和。”下士马宁说：“新安装的净化水设备真给力，我们终于可以告别苦咸水了。”

清河哨所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腹地，这里风大沙多、干旱少雨，水是极其稀缺的资源。喝上干净水，是一代代官兵的期盼。

“边境线在哪里，边防军人就要驻守在哪里。”建连之初，老边防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，面对只有苦咸水的水井，把驻地命名为“清河哨”，把水井命名为“甜水井”，寓意对水的渴望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官兵们总结节水妙招，军地领导也急官兵之所急，想官兵之所想，在多方努力下，清河哨边防连和哨所都接通了长明电，安装了净化水设备。然而，因功率小、储水能力弱，官兵还是摆脱不了苦咸水。

那年春节，排长英文龙的家属带着不满3岁的孩子来探亲，跨越了几千公里抵达连队。当地带着孩子去哨所参观，恰巧净化水设备出了故障，她喝了一口未经净化的地下水后，眼泪一下子掉下来。

这样的故事，不但发生在清河哨，在双界标、神仙山等哨所，在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一千多公里外的边境线上，都是戍边人昔日的记忆。

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在巡边时了解到这一实际困难，专门协调力量来到边境一线，为26个哨所安装了功率更大、净化能力更强的净水设备，彻底解决了官兵饮用水难题。陈磊说：“净化水设备调试好的那天，我们每个人都喝了一壶甜水井。告别苦咸水，真是开心！”

在清河哨边防连，新婚不久的中士蔡健正在准备向指导员申请家属来队，“让俺媳妇来看看大漠，也让她看看在党和政府关心下，越来越好的边防！”

欢迎你，健身器

■本报记者 李蕾 通讯员 刘慎

室外冰天雪地，室内温暖如春。新年伊始，走进素有“雪域孤岛”之称的五其塔什边防连，刚刚建成的富氧室内训练场上，一派热火朝天的“撸铁”景象。

“利用臂力训练器练臂力，躺在背肌训练器上拉伸肌肉，坐在蹬力器上练爆发力……”连长魏巍介绍说，团机关在大雪封山前，将一批新型智能健身器材送到连队，既丰富了官兵的文娱生活，又解决了冬季训练难的矛盾。

该边防连一线连队均位于雪山深处，海拔高，气温低，山多坡陡，雪多路滑，一进入冬季，训练场地就会受到环境的制约，训练成绩也会因此出现波动。

去年各连建起富氧室内训练场后，因机关不等不靠，靠前筹划，与厂家多次沟通联系，在大雪封山前，将一批新型智能健身器材送到哨所，厂家还专门为这批健身器材安装了训练方案讲解视频小程序，官兵可根据讲解内容，一边学习操作方法，一边进行科学训练。

在五其塔什边防连，宽敞明亮的富氧健身房里，腰背按摩器、太空漫步机等20多套先进设备摆放井然有序。据了解，这批配发的智能健身器材基本实现了智能化数据提取、分析，可统计运动次数、卡路里、心率等运动数据，不但可协助边防官兵进行科学训练，还可通过各项数据统计分析，为每名官兵提供有针对性的健身方案。

刚走下哨位的一级上士王彩云，抖掉身上的雪花，大步迈入健身房，只见他先是站在智能测量仪上，听完身体测量数据语音播报，又根据数据分析提示，与大家一起来看有针对性的训练。

正在连队开营的营领导说：“健身房里每天都热闹非凡，喜欢运动的官兵越来越多。前不久摸底考核，连队官兵的训练成绩较去年同期有了明显提升。”

2023踏访新时代边关·山海的守望



远望。



山巅。

编者按

摊开地图，顺着经纬线寻找，南海沿岸有座毫不显眼的山岭。

群山环抱中，1300多米的海拔并不算高，没有怪石嶙峋，也无奇峰绝壁。苍莽密林之中，有群驻守在山巅的水兵。

在这里，大山的孩子张磊终究没能走出大山，心中那个随舰出海的梦依旧波涛汹涌；家在海边的陈晓光告别了斑驳的渔船，走进了寂寥的深山，山海成为此生的依恋。

在这里，老兵张玉武依依不舍告别他守了29年的“战友”——一棵百年老松。四季轮回，栉风沐雨，

兵与树一起屹立山巅，共同见证观通部队发展变化，老兵领口军衔的“拐”像树的年轮一般增加，共同写入大山的记忆。

水兵们习惯了四季无休的漫天大雾和骤风急雨，也看惯了偶尔出现的日出日落。山巅的水兵，心里的波涛，就是风吹林海的样子；心里的璀璨，就在每天仰望的星海长河。

山里的水兵，爱山，也爱海。他们喜欢在云雾消散的傍晚，跟着鸟儿的翅膀，循着流云的踪迹，顺着雷达电波的方向眺望远方。越过山，掠过海，那里是藏在水兵内心深处的一抹深蓝。



图①：战士望向远处的大山；图②：陈晓光（左）和战友一起眺望家的方向；图③：夕阳西下，山顶的休闲时光也很惬意；图④：电源班战士下山取水，这是他们从水源地返回途中；图⑤：最老的“兵”——扎根山顶的陆均松。

张大禹摄

云海之中望蓝海

■张大禹 陈周文 本报特约记者 李维

风景·通向云海的路——“我”存在，就有一份属于“我”的使命

一条通往山顶观通站的路，是下士张磊最熟悉的风景。如今，这条路早已刻进他生命的年轮。

卡车沿着山路缓缓攀升，阳光从树隙照进车窗，窗外点点翠绿渐渐变成稀薄雾色……无论离开，还是归来，这条路都陪伴着张磊和战友们。

“班长，还有多久才能到？”第一次上山时的情景，张磊依稀记得。走上这条盘山路，期盼着早点抵达连队，彼时激动的心情，他至今难以忘怀。

出生在湖南的一座大山脚下，张磊从小就熟悉山里的路。没想到成为一名海军，他又一头扎进山里。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，从守家到守站，张磊的世界换了天地，肩头有了责任。在家里，他是父母疼爱的小儿子；在观通站，他是守山望海的军人。

“上山的路有多远？”张磊问。驾驶员林昕没有直接作答：“盘山路上容易晕车。我开车，你睡觉，待会儿一睁眼就到了……”

林昕熟练地转动方向盘，这条通向山顶的路，他已往返多年。“还有多远？”每年枝芽吐绿时，上山的新兵都会问他同一个问题。事实上，林昕也曾问过同样的问题，那是在他第一次驾车上山时。

狭窄的路，只能容下一车行驶。车窗一面贴着崖壁，另一面与山崖平行。林昕把头探出车窗探路，雾走十里不散，汽车像一只绿色的大甲壳虫缓缓向

前移动。

熟悉每一道弯，体会每一个坎。冬去春来，林昕把这条路的沟坎、转弯刻进了脑海。从1小时到50分钟，再到40分钟，驾驶技术越来越娴熟，这条路看起来也越来越顺畅。

拉给养、取包裹、送战士出差、探亲探亲军嫂，汽车驶过四季，车窗外的景色不尽相同。一个冬夜，战士李敏突发过敏，林昕急忙发动引擎，淡淡的雾气中，一束远光交叠照在路上，“20分钟就下山了，这速度估计我这辈子就只能跑这一次了。”林昕爽朗的笑声在晨光中回荡。

山里娃张磊，并没有感觉这条路有多难走。

云雾笼罩在山顶，阳光极少露脸。入伍4年，张磊成了站里有名的炊事大厨，经常随车外出采购食材。坐在车上，他有时会思考，这条山路和家乡的山路有啥不同？也会想象，战舰在深蓝大洋中“犁”出的航路什么样？一个人站在舰艇甲板上，迎面吹来的海风与此时的山风有啥不同？

与林昕和张磊不同，上等兵皮卓的脚下则是另一条路——400多个台阶和7处转弯，45°陡坡和300多米的海拔落差。

从山腰延伸到山谷，这条路通向站里的“生命之源”。驻守观通站，皮卓的任务之一，便是维护位于山沟的这处水源。

营区的水，通过水源旁的一座水泵房汲取至山顶蓄水池。再由二级泵打入官兵宿舍楼顶的储水罐。每天清晨，皮卓都要从山顶下到水源地，打开电源，将蓄水池装满，再关上；每隔一段时间，还要检查水源底部沉积的泥沙，以免影响水质、水量。

400多个台阶，听起来不算多，但是每天上下一趟，绝对是对意志力的考验。特别是刮风下雨的日子，光滑溜的台阶摔上一跤，那才叫“酸爽”……

“假如选择另一条路，青春是否更有意义？”走路，就像人生中的不同选择，站里许多官兵，都曾和皮卓提出过相同的问题。

去年10月一场台风袭来，山路一侧的土坡被刮塌，山石因基底松软，从坡上滑下来，横亘在路中间；水源旁的大树被狂风连根拔起，倒下来的树干堵住水流，拦住了那条“水路”。

“路一断，官兵的生活得不到保障，战备值班也会受影响。”指导员白旭光带着战友冲进雨里，在塌方处清理。他们用锤子砸、撬棍撬、锯子锯，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，清除了山石和倒伏的树木，恢复了供水。

雨停了，听到装备重新启动的声音，战士们别提多高兴了。这群日复一日坚守大山、守望海天的军人，与日复一年盘在山岭上的路一样——“我”存在，就有一份属于“我”的使命。

不舍·像苍松一样扎根——把双脚伸向大地，把枝叶献给阳光

再看一眼值班室旁的那棵树，张玉武和战友依依不舍地道别。这个站，他已经守了29年。

顺着中士李坤栓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上等兵何兴福眼前，一株粗壮的松树傲然挺立。风吹来，松枝随风摇摆了几下，又昂首向远方。

仰望翠绿的松叶，何兴福又转头凝视班长李坤栓。这场景，李坤栓似曾相识。

他想起，自己刚到站时，班长张玉武也曾带他来看这棵树。这是一棵百年陆均松，没人能说准它的树龄，历经数次台风洗礼，始终巍然屹立、郁郁葱葱。

从装备上山到装备换代，从旧平房到宿舍楼，从分散值班到综合集成，张玉武扎根观通站。兵与树，共同见证观通部队的发展变化。

张玉武的微信昵称，就叫“山巅一棵松”。离开观通站前，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：“老张‘树龄’刚满29年。”

29年，张玉武从一名新兵成长为精通7种雷达维修技能的骨干，他常说：“这山上除了这棵树，我就是最老的兵了。”

独特的热带雨林环境，让这座山上常年云雾缭绕。时间长了，观通站官兵普遍患有风湿病、关节炎。

张玉武在山上当了太久，上级考虑到他的情况，几次想把他调到机关，他都婉拒了：“扎根高山，就要像这棵树一样，迎着风，站成一道风景。”

那些年，观通站技术骨干青黄不接，张玉武把全部精力倾注在了技术传承上，带出了一批又一批骨干。家人担心他的身体，希望他早点下山：“过去说山上离不开你，我们理解你；现在你‘徒弟的徒弟’都能独当一面了，为什么还不下山？”张玉武憨憨一笑，“我早就习惯了这里的水土。树不能挪，人也不能移。”

抚摸着雷达光滑的外壁，眼望着坑道外涌动的山雾，张玉武把对家人的亏欠藏在心底，和这棵树一样，把双脚伸向大地，把枝叶献给阳光。

几十年光景，陆均松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老兵，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“新鲜血液”。

护着舰船。

“我走了，你就是这里最老的兵了。”临别时，张玉武拍了拍通信分队长、一级上士陈晓光的肩膀。

陈晓光眼里满是泪花。这个在部队大院长大，打小看着舰艇在十里军港往来穿梭的娃，在这座山上已待了16年。去年，他已经延期服役一年。

走，还是留？陈晓光的脑海里全是和家人团聚的幸福画面，可真要脱下这身穿了16年的军装，陈晓光打心里不舍。

去年春节，陈晓光把妻子陈元和2个女儿接到山上过年。本来是个团圆年，可突然来袭的强台风让陈元的心始终踏实不下来。

大年初一，一场台风把站门口的土坡刮塌了，陈晓光二话不说带着战士前去清理山路；初二，台风又至，陈晓光主动请缨参加应急分队去防风。整个春节，陈晓光没闲着。

送别妻女返程，台风转了个弯，又刮回来了。陈晓光把妻女在机场附近安顿好，就坐车返回站里。陈元和女儿们在机场附近住了整整3天才启程。

妻子埋怨他，却也理解他。“晓光放下不下站的事，我要是真爱他，早就……”想起去年春节的探亲之旅，陈晓光的心里仍然满是酸楚。

“台风不会年年来，今年春节你再带孩子来。”陈晓光在电话那头不停陪着笑。电话那头，陈元嗔怪道：“孩子们说了，再也不跟台风‘抢’爸爸了。”

“老伙计，我又能陪你一段时间了。”陈晓光抬头看了眼山巅的陆均松，笑容浮现脸上。在近日上级进行超期服役意向摸底时，陈晓光又一次报了名。

无悔·这场青春选择——有一种洒脱叫享受寂寞，有一种奉献叫默默守望

同届同学在武汉珞珈山下参加毕业典礼，此时此刻，大学生士兵薛智远正驾车行驶在群山之中。

远方，身着学士服和同学一起毕业的场面，在他脑海一闪而过。

将车停在坡上，薛智远取来工具，开始精心地擦拭起这辆卡车。阳光照耀下，车身一如他身后绿油油的山林，明亮光洁。

今年，是薛智远和军车打交道的第4年。这个生在军人家庭的湖北襄阳小伙，刚踏进大学校园，便志愿报名参军，他最初的梦想，是加入海军陆战队，他说，就想吃点苦。

事与愿违，同批的战友有好几个被分配到海军陆战队，薛智远却来到了群

山之中。与世隔绝的环境，日复一日枯燥的生活，不断消耗着他满腔的热忱，他心里的梦渐渐褪色。

山里的“苦”，和薛智远想吃的“苦”不一样。守在这里有意义吗？薛智远问自己。

“有一种洒脱叫享受寂寞，有一种奉献叫默默守望。”薛智远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军人。在父亲的开导下，薛智远逐渐理解了军人坚守的意义。

工作上，从没开过军用卡车，到熟练驾驶车辆上山下山，薛智远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；生活中，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他，包揽下为战友维修电脑的“业务”。

就在大家以为薛智远只是来部队“镀个金”，义务兵服役期满后肯定会返回大学校园时，他却在选取军士时第一个报名。“部队这所大学，一样可以培养栋梁。”薛智远内心早有了选择——去年底，他向站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
没能开开心心念念的步战车，也没能登上梦寐以求的军舰，“你”是否还会选择坚守大山？

绿色的扫描线一圈圈地转着，下士李凌全双眼紧盯目标回波，精准上报着参数……走出值班室，已是深夜。

夜空无云，繁星闪烁，头顶的天幕，像极了雷达屏幕上的点点回波。李凌全凝视天空，长舒一口气。刚刚，是他独立值班的第1200个小时。

这个东北小伙，曾经也有一个驰骋大洋的梦。如今守在离海很远的山上，李凌全不敢说没遗憾。分队长刘尧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告诉他：“这里的值班室，是离海最近的地方。”

初次跟班，李凌全看着班长熟练地操作着手中的滚轮和键盘，飞速上报着各项数据情报，下决心一定早点坐上那个独立值班的位子，要用“千里眼”望着大海。

大海，到底什么样？李凌全穿上军装就再没看见过。

他从雷达屏幕上，看大海很小，也很平静；而在他的心里，大海就是他全部的守望。

那天，站长梁丁文随舰执行任务。“我们就是舰艇的眼睛。”电话中，梁丁文告诉李凌全，大海宽广辽阔，站里战友们上报的数据，是舰艇安全出航的重要保证。

“扫描线就是使命线，上战场就是上战场。”梁丁文不经意的一番话刻进了李凌全的脑海。打那以后，他突然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。

独立值班一年多，李凌全做到了目标全上报，点迹无差错。他和战友一起在值班的10平方米的值班室内，像雷达一样，不知疲倦地转动着。

“梦想不远，未来可期。”李凌全心里明白，雷达屏幕的另一端，是他想要到达的地方。